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六回 楊巡捕勇擒大有 孔制台夜審喜來

卻說天來回到省城，將一切事情，告訴了君來，兄弟兩個，暗暗歡喜。從此只留心打聽消息，安排候審。孔制台回到衙門，馬上拔了一枝令箭，委了本轄武巡捕楊福，帶同千總蘇安，率領刀牌手，飛速到譚村去拿人。交代說：「到了凌家，不論老少上下，是男子一概拿來，不許遺漏一名！」揚蘇二人領命，不敢怠慢，即刻上了快艇，如飛而去。

這裡凌貴興因為撫院裡的官司已妥，滿心歡喜，邀了一眾強徒，同來譚村，在裕耕堂中，大排筵席慶賀，還樂得不夠，又叫了一班戲，來家演唱。此時人人在座，只有簡勒先，因為肇慶幫有信來說，私鹽近來易於得手，就往肇慶仍舊干他的勾當去了。還有尤阿美、熊阿七兩個，不知又到哪裡去盜竊，未曾來得。其餘一眾強徒，都在那裡歡呼暢飲。

到了掌燈時候，一個個都有了酒意了，忽看見喜來沒命的跳了進來，口中說不出話，拿手向外面亂指。林大有最為機警，一見這個神情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推開酒席，走到天井，恰好倚著一根槓棒，順手拿過來，在地上一點，借勢跳起，一鬆手，丟了槓棒，早跳到二門頭上，又雙手按住門頭，一翻身做個「蜻蜓點水」勢，把雙腳倒豎起來，勾住簷瓦，再一鬆手，倒翻一個筋斗，早到屋頂上，伏在簷邊，觀看動靜。一眾強徒，當時都嚇的目定口呆。區爵興忙問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快說呀。」喜來道：「官……官兵！……」說聲未了，只見一個武官，帶領著二十多個刀牌手，直闖進來。爵興情知不是路，連忙走入後面，要開後門門逃走。誰知開出門時，當面站著一個戴白石頂子的，說聲「哪裡去！」一手拿下，喝叫刀牌手綁了，仍舊叫人守了後門，把爵興帶到前面來。只見眾刀牌手，把眾強徒一個對一個的，都綁起來了。貴興卻是面如土色，跪在地下叩頭，嘴裡只說：「求大老爺饒命！」爵興喝道：「蠢奴才！萬事當官去講，你對他叩甚麼頭！」又冷笑道：「也不知是甚麼事，這裡影子也不知道，也不給人家公事看，就這樣糊裡塗塗的來拿人！」說聲未絕，蘇安飛起一掌，照臉打去，喝道：「瞎眼賊！你不看見令箭麼？」爵興回眼一看，果然見楊福手裡拿著一枝令箭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今番要死了！怎麼動起令箭來？但不知是撫院那裡始終瞞不緊呢？還是天來又到督署去上控呢？」因改了笑容道：「方才不知兩位尊官，多有得罪。不知兩位是奉了哪個衙門差委的，我們這裡茶資還沒有奉送。」貴興此時，已被綁了，聽了這話，忙道：「是呀，你們快點放了我，我到裡面取些茶資奉送。」楊、蘇兩個，只是不理，一面指揮拿人，一面叫到裡面去搜，是男子一概捉了來。只見一個刀牌手，綁著一個人，從書房裡出來，笑道：「幾乎叫他躲過，他躲到煙榻底下，我低下頭去一看，那榻底是黑漆的，原看不見他，他卻叫起『大王饒命來』。他自己便是強盜，卻當我們是強盜呢！」貴興看時，卻是宗孔，鬧的滿面灰塵，一頭蛛網。楊福便教再搜，是那看不見的地方，拿刀去搨。一時裡裡外外，都搜遍了，一共拿了七十多人。原來他們正在那裡做戲，連戲子一並捉在裡面，所以有這許多人。

當下收拾要走，忽然一個刀牌大叫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東西，好臭呀！」楊福問是甚麼事。那刀牌又叫道：「呀！房頂上還有人呢！」說聲未絕，楊福早已撩起長衣，一跳上屋，果然見有一個人在那裡逃走。原來正是林大有，他上屋之時，已是吃醉了的人，伏在那裡，被風一吹，那酒性泛了上來，忍不住便吐，恰好吐在那刀牌身上，因此敗露了。楊福飛身上屋去捉時，他才立起要走，楊福已走近身邊，大有著慌，虛晃了一拳，楊福舉手招架，招了個空，大有將身一閃，輕輕的一跳，已跳在三尺之外。楊福不敢怠慢，將身一縱，趕將過去。大有轉身作一個「猛虎下山」之勢，劈臉撲來，要想楊福一閃，他好乘勢翻個筋頭，到楊福後面去。哪禁得楊福眼明手快，看見他撲來，連忙作一個「童子拜觀音」之勢，把身子一低，順便伸出一腳，在大有腿上輕輕的搨了一下。大有是個被酒的人，饒你十分武藝，終有點腳根浮動。被這一搨，不由倒栽蔥的跌了下來。下面抬頭看的人多，這一下恰好跌在眾人頭上，不曾把他跌傷。一擁上前綁了，連夜解到省城。孔制台吩咐嚴行收管。

次日兩司府縣都來上轅，孔制台問起梁、凌一案，黃知縣已嚇得一言不發。劉太守便道：「據卑府看來，這是挾嫌誣告的。」孔制台點了點頭，也不多說。等眾官退去，孔制台便開堂親自審訊。先把三四十名戲子，叫他班主來具結釋放。又教提林大有上來，因為他登屋拒捕，先叫重重的打了三百大板，然後逐名審訊，也有略供一二的，也有全行抵賴的，孔制台也不過略略問了幾句，就叫一個個的都上了鐐銬、隔別收禁。

到了晚上，卻叫單帶喜來一個，到花廳上去問，也不用差役，只帶著一個貼身的家人伺候。孔制台和顏悅色地道：「你今天在上堂，供的是凌貴興用的家人，這話確麼？」喜來供：「是。」問：「他用了你幾年了？」供：「六七年了。」問：「殺人放火，是犯法的，你知道麼？」供：「知道！」問：「要殺頭的，你知道麼？」供：「知道。」孔制台忽然變了顏色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既然知道，為甚又知法犯法？快點從實供來！」喜來戰兢兢道：「小人沒得供！」孔制台又道：「喜來，我看你年紀還輕，人又聰明，有心要出脫你的罪。本來你不過是他一個用人，不是同黨，他出了工錢，用了你，你就不能不聽他使喚，都不干你的事。你若是好好的從實供了，我一定設法替你出脫。你如果執迷不悟，你們這一伙人，總有一個供出來的，那時我把你當他盜伙，凌遲的凌遲，殺的殺，絞的絞，那時你可不要怨我！」喜來跪在地下，默默不言。旁邊那家人便道：「你這小孩子，好沒分曉！這是大人有心要出脫你的罪，你還不叩謝呢！」喜來便叩了一個頭。孔制台道：「我不是就這樣就可以代你出脫，要你供呀！你情願殺頭，還是情願活著？隨你的便！」喜來哭道：「青天大人，當真的出脫了小人，小人情願實供。」孔制台道：「供了自然出脫你。」喜來又叩了個頭。便從馬半仙算命供起，中間如何看風水；如何要買天來的石室；如何宗孔來獻計，畫白虎，折後牆，區爵興又如何做假借票，攔路截搶，如何去劫奪花盆桌椅；如何薦了熊阿七、尤阿美、甘阿定、李阿添，又如何差遣簡當、葉盛、簡、葉兩個，一去無蹤。如何來省城尋覓，薦林大有、周贊先、黎阿二、簡勒先、蔡順、當夜如何殺牛羊，拜神，斬雞頭，發誓；如何行動；區爵興如何調度、攻打石室不入，如何放火，攪煙入室，……一一供出，喜來供時，孔公便親自提起筆，等他說一句，寫一句。

供完了，孔制台還問以後行賄各事。喜來供道：「送番禺縣的一千兩金子，是小人也有份送去的，是區爵興帶著，送給簡勒先經手，那裡還有一個甚麼舅老爺，小人不認得他。以後多是區爵興經手，小人不知道，單記得送過兩回撫台衙門甚麼師爺的禮，那師爺姓甚麼，小人可忘記了。只有一個李老爺，是同小人的大爺時常往來的，還記得有一日，李老爺來說，撫台大人要看大爺的文章，大爺說做得不好，怎好拿去？李老爺教他請甚麼『槍手』，他就去請了三個來，哪裡是甚麼『槍手』，是三個斯斯文文的讀書人，請來往在三德號裡。往了五六天，又另外請了一個人來，抄了一本書。小人的大爺，就叫小人送給李老爺去，說是給撫台大人看的。這書上是說些甚麼事情，小人就不知道了。」

孔制台道：「送撫台衙門師爺的甚麼禮？你記得麼？一共送過幾回？」喜來道：「幾回是記不得了。送的禮也有綢緞衣料，也有珍珠玉器，也有古董，還有家裡擺的一個西洋大自鳴鐘，也拿去送了，還有兩個大玻璃瓶，裡面裝的是黃黃黑黑的末子，還用紫檀匣子裝了，也送了去。這是件甚麼東西，小人卻不知道。」孔制台也拿筆來一一記了。叫人把喜來仍舊帶下去。喜來哭道：「青天大人！你不說要出脫小人的罪麼？」旁邊那家人道：「蠢才！就是要出脫你，也要等結了案時，才能出脫你呀！」喜來只得跟著出去了。

一夜無話。次日起來，眾官又上轅來了。孔制台叫一概擋駕，只請臬台、首府、番禺縣，到簽押房相見。這三個人因為昨天問起過梁、凌一案，今日又單請他三人，不免暗暗擔心。而且督撫見客，向來是兩司同見，道府一班見，州縣一班見，今日卻不倫不類的，每班見一個人，又是同見，這三個又是經手這個案的人，不消說一定是為這個案的了。內中惟有黃知縣格外提心吊膽，急得只恨沒有地縫好鑽。無可奈何，只得硬著頭皮，跟了進去。

不知見了之後，孔制台如何發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